

◇丁大见专栏·花草见

银杏

初冬的早晨，天蒙蒙亮，独自走在街市，街道清冷，有雾，浅雾贴着地缓缓翻滚，又散开，不觉寒意渗入肺腑。霜非天降，而是地生，因气温的下降，水汽凝结成雾。路的两旁，长有一排高大的银杏树，树叶半青半黄，枝上结满了银杏果，累累高悬。

银杏树下，一位约莫八十来岁的老太太，一身素衣，正蹲在地上拾银杏果，装了满满一手提袋。我好奇，便上前打听，老太太也不抬，轻轻应了声，只顾拾果子，哪有空为我解惑？见她无心与我对话，也不好追问了。

这是银杏科银杏属的高大乔木，人言，爷爷种下银杏树，孙子才能摘果子，又名公孙树：公种而孙得食。也源于华夏先祖轩辕氏复姓“公孙”有关，郭沫若赞其为东方的圣者，总之，这是不寻常的树。

这古老的树种啊，穿越漫长的时间，它见证了沧海桑田的变迁，熬过了冰河时代的风霜，华夏的山脉为其庇护，中原的水土为其滋养，生根发芽，代代繁衍，至今屹立不倒，至今郁郁葱葱，您看，高山原野，院落人家，古刹道观，繁华闹市，都有它伟岸的身影。一圈圈年轮，一岁岁时光，人来人往，人聚人散，高大的银杏树下，来过贩夫走卒，迎过文人墨客，有酣睡的农人，有禅坐的高僧，也有追逐的孩童，皆为其驻足，为其礼赞，那是夏日的一片阴凉，秋日的一树繁华。银杏不言不语，顶天立地，似乎有着人的精神，有凡尘之心，有隐逸之风，世人皆说：“小隐隐于野，大隐隐于市。”

银杏之姿，其干端直，其枝蓬勃，其叶青翠，其果与小杏相仿。叶似鸭掌，片片鹅掌，每至秋冬时节，碧叶翻成金黄，那一树的热烈，是不可不看的风光。笔者寡闻，先前只见其叶的绚烂，而不知其果的功用。

物必有其用，人必有其才。银杏果落在街道马路上，满地皆是，这些饱满的黄澄澄的果，被人踩得稀碎，被车轮碾得稀烂，被忽视，被舍弃，视为无用之物，然而，有人却视若珍宝，愿俯下身躬，拾而用之，银杏果的遭遇，让我想到了韩信。

韩信本是将军之才，在项羽帐前，做了郎中，负责警卫的执戟侍卫，为项羽看门。他不甘心当个小角色，为项羽献计，项羽不理睬，韩信便投奔汉王，依旧默默无闻，后犯了错，要被问斩，危难之时，别人早就没了筋骨，失神瘫软，韩信恰好看见夏侯婴，便喊道：汉王不是要争天下吗？为何要杀壮士？韩信语出惊人，夏侯婴知其不凡。终究是命运的眷顾，项羽看不上的人，瞧不上的人，最终得到萧何赏识，国士无双，为刘邦所用，至此，明修栈道暗度陈仓，四海归汉。所以，哪有什么无用之物，哪有什么无用之人，项羽肉眼凡胎，萧何慧眼识珠，刘邦知人善任。

人有男女之别，树有雌雄之分，银杏雌雄异株，雌株开雌花，雄株开雄花，各开各花，安能辨我是雌雄？雄球花短长如穗，黄绿色，远看像毛毛虫，雌球花生得筒约标致，一条长梗，梗端嵌两胚珠，像蜻蜓的眼睛。两花隔着距离，互不打扰，雄树的花粉焦急地等待着，怕错过了时节，春风发了善心，当起了媒婆，蝴蝶、蜜蜂也来帮衬，雌雄两花由此相遇，彼此珍惜，结下爱情的果实。春去秋来，由青变黄，银杏低垂颗颗圆。

成熟的银杏果，皮肉软嫩，汁液含酸（银杏酸），气味发臭。洗去皮肉，洗净果核，晾干，敲碎，剥去内衣，取出嫩黄色的白果仁，俗称白果。白果可食，生食有毒，不可多用，小儿尤当注意，其绿色胚芽含毒最高，食前去除。白果是极好的食材药材，兼有营养与毒素，就像人内心的善恶，扬其善，抑其恶，行善事，结善缘，得善果。

吃白果的历史已久：“深灰浅火略相遭，小苦微甘韵最高。”

宋人的诗意，宋人的情调，宋人的小资，当属杨万里。深秋的霜寒，凛冬的冰雪，侵人肌骨，独坐寒江，独居寒舍，有惆怅之意，不如叫上好友，生上炭火，围炉煮茶烤白果。炭火噼里啪啦，茶壶热气腾腾，白果炸开皮壳，此情此景，有暖心的知己，有温暖的汤茶，有滚烫焦黄的白果，剥开壳，咬上一口果仁，小苦微甘最好，一食一饮一言，最是惬意，一片温热，舒身暖心。

白果的吃法很多，文人有文人的吃法，乡里人有乡里人的做法，烘烤、蒸煮干炒、盐焗、煲汤，总之美味爽口，不宜贪食，如美酒不宜贪杯，小食小饮，恰到好处，才是境界。而今才知街上老太太为何要拾银杏果，也想在秋冬时节去拾银杏果，做成白果，尝尝白果的滋味儿，日日忙于琐事，终究没这心情，唯有行文，看时节已错过，待明年秋日咯。



丁大见，1990年生于怀宁，现居合肥，毕业于安徽大学，艺术学硕士，装帧设计师，剪纸艺人，画家，多次荣获省级工艺美术大奖，作品先后受到中央电视台、新华社、央视新闻等数十家媒体专访报道。

◇人间小景

年味，就是家的味道

田雪梅

一进腊月，母亲就开始忙年了，提前拆洗被褥，大洗几天，院子里的晾衣绳上挂满了花花绿绿的被套床单。家具要擦得锃亮，玻璃也要擦得比镜子还要明，我们家里平时是村里出了名的干净的。

母亲把家里收拾一番后，约上邻家婶子隔三五去赶集，就像燕子衔泥般把年货一样一样地搬回家。牛羊肉啊，大鱼大虾啊，各种蔬菜呀，糖果之类的都要买一些。年画、对联、鞭炮，这些要等父亲回来后，和母亲一起去挑。

翻看日历，年已近在咫尺，母亲一估算，还有一大堆事情等着去做呢。屋里已经彻底大扫除了，走廊墙上的灰要掸，门墙上的瓦要擦，尤其门头上的“迎客松”一定要鲜亮如初。厨房里的茶壶、锅是母亲很操心的，它们长期坐

在炉火上，底儿总是黑漆漆的，母亲用砂布一遍一遍地打磨着黑底儿，随着“唰唰唰”的声音，黑脸锅底儿算是做了一次美容。

蒸年馍是我家年前的大工程。我家通常要蒸上三四大锅，左邻右舍会过来帮忙。蒸的是馒头、花馍，炸的是油香、糖花子，烤的是灶干粮……各种年馍，寓意丰富。蒸好的年馍晾上一两天后，放进一口大缸里，盖好后放在院子的一角，院子就是天然的冰箱。

年馍准备好后，就到小年了，母亲挑只大公鸡宰了来祭灶。小年过后，父亲回来了，他帮着母亲灌制肉肠、炸鱼、炸丸子；剁肉菜和饺子馅，捣窝窝面，炒瓜子花生……整天厨房里都飘荡着香味，我和哥哥凑在灶边打转，母亲喂给我们炸好的丸子，烫得我们哈着气，却吃得香甜。



画中国画
李海波 摄

◇信笔扬尘

豆腐记

王启林

孩提时代，最喜欢打豆腐，烧浆时拿只碗放在屁股后面，看见父亲出去了，蹭一下母亲：“妈！”把碗伸出来。母亲撇我一眼，把瓢伸到锅里轻轻勾一下，倒进碗里，我端着碗赶紧躲进奶奶房里，把房门关上，迫不及待地吹着。稍冷，一点一点的抿着，舌头在嘴唇两边上下翕动着，舍不得留一点豆浆沾唇上。喝完，对着碗口开始向里舔，脸小碗更小，凑不进去，伸出手指，用指肚一点一点擦，擦下一点立马伸进嘴里吮下，直到碗像洗过了才放下。

秋天，黄豆叶子飘落到了田里，黄褐色豆荚挂满枝头。每到此时，父亲扛着扁担、拎着绳子来了，他们拔一棵黄豆，轻轻在田埂上磕一磕泥土，挑到稻场上摊开晾晒，当大部分豆荚张开了

笑嘴，母亲扛着桂枷来了，用力拍打着，一颗颗饱满的黄豆铺满了稻场。圆滚滚、黄澄澄的。

每到年关打豆腐，我像个跟屁虫赖在奶奶母亲身边。她们磨豆浆，我伸手扒着磨杆帮推。人没磨杆高，所谓的推是悬在磨杆上跟着跑，不是助力而是添乱。

奶奶摸着我的头说：“去玩吧，豆浆煮开了我喊你。”“真的喊我？”“不骗你哟！”

豆子磨好了就要烧浆，在大铁锅顶上系根粗麻绳，吊个十字架。布包袱的四个角绑到架子四端，将豆浆一瓢瓢地舀进包袱里，筛进锅中，一边不断加入清水稀释。这个过程叫筛浆，筛过后的豆渣很少，倒入筐篮中晒干，加点

◇亲历者说

高速通到深山里

李传韬

太新高速通了。崭新的沥青路面泛着青黑的光，宛如一条巨龙横卧于大别山的山峦间，行人在路上，感慨万千。

我老家在深山里的百里镇，距县城约100公里，小时候没出过大山，第一次进城是步行到到邻省的英山县，这里相对太湖县城稍近。后来太北线修通，进城能坐大客车，北中区一天一班车，先买票后乘车，车站那扇半掩的售票窗，窗后那张紧绷的脸，以及蜿蜒排队的人们一直印在脑海里。车行在搓衣板式的砂石路上颠簸得厉害，山高、路陡、弯多，一趟要坐4个多小时，其中要翻酸枣岭，过刁老鼠崖，这些让司机和乘客害怕的险路，曾出过不少交通事故。

父辈们靠步行劳作，远行。父亲的脚步跟上的茧黄硬，铜钱厚，是在山石上盖下的戳记。黄昏昏，他捏着老式刀片，就着煤油灯昏黄的光晕，小心地削。皮屑簌簌落在旧报纸上，窸窣如蚕食桑叶。“疼么？”我仰头问。他摇头，目光望向门外沉沉的夜色：“是石头硬的。路远，尽是石头。”那远，是有形状的——是他背上鼓囊的年货，是腊月凌晨呵出的白气，是劳作而难吃饱的叹息。高考那年，雨疯了似的泼下来，太北公路

瘫作一摊烂泥。我们一群少年，把书本和前途捆在背上，泥浆没到小腿，每一步都是与大地黏稠的撕扯。一番跋涉后，夜里就睡在牛镇高中冰硬的课桌上。

三年夜，蚊虫嗡嗡与窗外“拍五猖”的锣鼓搅作一团，狠狠锤打着本就紧绷的神经。第二天乘船至大坝，第一次看见大坝，觉得矗立、雄浑、高大，下了大坝继续步行，双腿沉得像灌了铅，幸得老师拦下一辆顺路小货车，解救了我的一部分同学。

那辆老旧客车，在李杜桥的急弯处，终究没能拗过大自然的脾气。开车的是有名的鼓嘴老司机，车技杠杠的，却架不住车长弯急，车头狠狠撞向突兀的崖壁。一声闷响，挡风玻璃炸成蛛网，寒气与惊呼瞬间灌满车厢。我死死攥着前座靠背，指甲掐进掌心，世界在那几秒失了声，只剩心脏在耳膜上擂鼓。

父母健在时，我们每年都要回山里老家过年，最愁的便是乘车赶路。大包小包的行李，妻女脸上掩不住的畏难，都压在父亲肩头。有一年正月，回程车票售罄，父亲拎着拜年的礼物，硬着头皮去堂兄家打探顺风车。他搓着手，半天没好意思开口，等父亲开口，堂兄支支吾吾，父亲的脸瞬间红到耳根，连连摆手：“没

◇山川故园

乡村金字塔

黄骏骑

在老家，乡亲们每年秋冬季节都要垒起一个个高高的、金黄色的草堆，村前屋后，田边地头，绵延不断，远远望去，那不就是一座座乡村金字塔么？

乡村是草的故乡。田里的水稻收割完，翠绿色的稻草被扎成捆，一个个站在空旷的田野里，看上去像列队的士兵，有些散乱，但神情肃穆。秋阳如烈酒，几天工夫就把草捆晒成足金的成色。有空闲了，农人一担担地将干稻草从田埂上挑到干燥且易于排水的小山坡、棕树下、院落旁，准备堆成草垛。喜鹊、麻雀和一些不知名的鸟，在草堆旁一边觅食一边鸣唱。

堆草垛，看似简单，其实是颇有讲究的技术活。队里有几个高手，他们垒稻草时的神情很喜悦，越高就意味着收获的谷粒越多，层层呈圆锥形码着到了高处便用叉叉往上顶。草垛底部小，中间肚子大，然后慢慢收拢成尖顶，这样的草垛棱角分明，不枝不蔓，结实抗风，不倒塌，不漏雨。老把式站在尖顶上，看热闹的孩子向上仰望，简直就在半天云上，不由发出一阵欢呼。堆一个高高的草垛可不轻松，要全队劳力光着膀子忙个半天。

“秋阳泻金彩，远树铺黛青。闲憩倚草垛，笑喧响溪汀。”金黄油亮的草垛，是平地里长出的蘑菇，与乡村的屋舍和老树一样有了自己的位置。它们是村庄的乡野，更是黄土上的一枚枚音符，歌唱着太阳的五谷轮回。吃晚饭时，大姑娘小媳妇转到草垛旁，随手扯一把干稻草垫在屁股下，席地而坐，家长里短，边吃边聊；冬闲休息时，男女老少喜欢倚靠在草垛边，晒太阳，嗅着草香，谈论天气阴晴儿女亲事庄稼收成乡土轶闻。这当儿，有的妇女解开上衣纽扣，亮出白花花的乳房给娃娃喂奶，有些光棍喜欢往人堆里挤，于是就引来抗议，可他们照样嬉皮笑脸地往空隙里插，有的还朝长辈分可以开玩笑的女人身上捏一把，招来一阵骂骂。草垛是热恋中的情侣幸福的港湾，夕阳里，多情的男女依偎在草垛边，说着悄悄话。月亮出来了，他们望着满天星斗，憧憬甜蜜的日子。

对孩子来说，草垛是他们的乐园。最惬意的事莫过于躲开父母的目光，或三五成群在草垛里捉迷藏，或静静地躺在摇摇晃晃的草垛上，让松软无比的大草包裹着身体，仰面数着空中飞过的小鸟，齐声高喊：“雁啊，飞‘人’字啊，雁啊，飞‘一’字啊……”直到看不见大雁的身影。向晚的风轻柔地吹着，草屑钻进袖筒里，脖子里那种刺痒，至今让我难以忘怀。

十月的乡村有些萧条，田埂上的青草已经变得枯黄，牛群已很难觅到可口的嫩草，可干硬的稻田等着它们去深翻。这时候草垛变得凌乱，它们一个个被农人拖出切成细碎的草料，在某个早晨、正午或黄昏，成为一群牛的美餐。春耕了，吃得膘肥体壮的牛儿们驾起了犁，在金黄阳光的笼罩下，在散发出新鲜泥土气息的田野上耕耘。

草垛还有另一层含义。那年腊月，劳累了一生的老队长安然作古。出殡前，乡亲们特地从草垛里抽出干草，使劲扭成又长又粗的草绳，用它将老人的灵柩抬到离家不远的山上，然后把草绳一圈一圈地套在棺木上。我知道，这种风俗含有深远的寓意：一辈子与泥土打交道的人，一代又一代，都离不开稻草。这是一种宿命，也是一种传承。

在我看来，埃及的金字塔里面供奉的是法老，而眼前的乡村金字塔，供奉的却是孩子们的快乐神，庄稼人的欢喜佛。

